

独白的《梦影集》

□ 汀 枫

会,女诗人自此与马丁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是年,马丁邀请她参加荷兰国际诗歌节(当年诗歌节的中国代表为北岛、舒婷),由荷兰著名翻译家恒卜龙与柯雷共同翻译她的诗作《屋檐下的歌》《蝴蝶·蝴蝶》《似梦非梦》等,琼柳登上了国际诗坛的殿堂。在舞台上朗诵诗歌,结果让她自己都吃惊,台下掌声雷动。喜欢诗的荷兰出版界当场表示,要出版她的诗,既而,绿色阿姆斯特丹时报,几乎用了整个版面,以她的诗句:“灵魂从来就没有衣服穿”为题,对她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

此后,马丁为她举行了三次个人诗歌朗诵会,三次朗诵会皆获成功。此后,荷兰国家电台也邀请她到电台朗诵广播,时间长达50分钟。荷兰莱顿大学亦邀请她作诗歌专题讲座,全荷兰极具权威的杂志《屏幕》刊登了她16首诗(荷兰文),有一出版社为她出了单首诗册《虚构性格的人》,在荷兰出版的中国先锋十人合集的《苍茫时刻》一书里,琼柳入选其中,这十位入选的诗人是:顾城、多多、北岛、芒克、食指、雪迪、王家新、柏华、杨炼、琼柳。

作为一位诗人,尤其是广西壮族的女诗人,能参加这样的国际盛会,又能获得如此多的媒体和民众的欢迎与赞扬,这在国内诗人当中是稀少的,这是一个诗人的荣誉,也是她的民族的骄傲。

在荷兰游走了近一年后,琼柳返回广西《三月三》杂志社担任诗歌散文责任编辑,期间,她曾受邀到泰国某大学讲座壮民族文化。一次偶

然的机会,女诗人远渡重洋,去了万里之外的巴西圣保罗,她在茨威格称之为未来之国的地方,生活了近20年时光。她离开了喧嚣纷争的领域,默默沉寂于漫长岁月,异国他乡虽然天远地远,但女诗人始终没有忘记家园,没有忘记手中的笔,她始终靠着自己的努力,特立独行地走在诗歌求索的道路上。

如今,女诗人凝聚三十多年心血,将其原创诗歌二百多首收入《梦影集》一书中,诗集由五个部分组成:

选一,望月(1976—1984)

你给一根渔竿,叫我上树钓回旧事,沉沦之处血和眼睛溅满鸭绒床

选二,蝴蝶·蝴蝶(1985—1989)

女人,从来就不想哭,只是墙上挂着一串耳朵,灵魂从来就没有衣服穿

选三,拾荒心得(1990—2000)

孤独的技艺,以精粹的悲哀从晚灯中漾出,生与死狭缝游走的风骨绝笔恐惊天上闲人

选四,笔断生涯(2011—2014)

脊背游鱼,骨重神寒,睡人居然剪断了秋水,微笑已够用其一生,回弹日子

选五,品鉴识见

心智主体档次不同,接受诗时会产生随意取质或任意取值现象(此部分收入了国内外评论二十篇,各说谛视,各见春秋)

纵览《梦影集》,壮族女诗人以半生的心路历程,将血液凝固为碧玉,抒长歌泣鬼神,诗作奇诡幽浮,且淡定傲然,韵致纯粹,独树一帜,可



▲ 壮族女诗人黄琼柳。

圈可点。女诗人仿佛缕缕飘于空间的情影,其诗却是镌刻于白骨上的隐隐划痕。

用琼柳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可见证经历的诗集,这是一部可触摸情感的文字,这是一些可煮酒的句子。”

据悉,琼柳将重新收集整理父亲黄勇刹各方面的资料,传承一代歌王的遗志,再次觅寻壮族散唱之大成的嘹歌本源。同时亦将把自己所创作的散文集《梦花帖》,小说集《梦魂录》,札记集《梦笔亭》等陆续推出,我们期待着她有更多的精品问世。

一蓑烟雨

□ 莫景春(毛南族)

又是一年梅雨时,四五月来了以后,南方的天空就很少有湛蓝的时候,总是阴沉着脸,雨一阵接一阵地往下泼,把江南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淋得湿透透的。出个门,都要抬头望望眼老天的脸色,在门后抓个什么遮风挡雨的工具,才心安理得地出门去。

乡间小路上,很少见到那些五颜六色蘑菇一样的伞。伞是很漂亮也很能挡雨,可乡下人就不怎么稀罕这东西。他们出门不是上山坡,就是下田地。打草施肥,双手忙个不停,恨不得能长出三头六臂,把这些活儿一一收拾干净,哪里还能腾出一只手来悠闲地撑着伞。再说山间田野,藤蔓遍地,勾勾连连,如果撑着那么大一把手伞,早被勾得东一条西一块的破烂不堪。

乡下人对笠笠特别的情有独钟。它圆溜溜的身子,被竹片扎得结结实实的。劳动的人把它往头上一扣,稳稳当当,再把绳子勒住下巴,就紧得像脑袋的一部分。任凭你什么再尖利的荆棘藤条,扯也扯不烂,勾也勾不断;而且笠笠的大小,略略宽过了肩膀,能盖住全身,雨水无法淋到笠笠下的人。

乡下人的日子总是跟雨缠绵绵绵地连在一起。春耕夏耕,秋收冬藏,乡下人是很少有空闲的,总是有着忙不完的活,而且好像都在跟雨赶时间。雨来的时候就是乡下人忙碌的开始,阳春三月,春雨潇潇,干涸了一冬的水田渐渐盈满了清澈的水。乡下人便冒着“唰唰”的雨赶着牛“哗哗”地耙田。等着春雨一过,田里已经插满了棵棵青翠的秧苗,一切都在绵绵的春雨中悄然长出。夏天时节,秧苗已经长得密密匝匝,茂盛丰美,需要除草耘土,让它抓住这生长的大好时机。地里的玉米也已经长得亭亭玉立,需要

松土施肥,可这时节也正是梅雨时节,阴雨连绵。如果怕雨,一错过这良机,稻谷抽穗,玉米吐须,照料不够,今年的收成便可想而知了。秋雨绵绵,稻谷正是黄灿灿的一片,玉米也已经饱满地挺在枝头。想着这阴沉的秋雨把这金黄的一切慢慢涂暗,渐渐糜烂,心里有多么的疼痛呀!于是赶紧抢在雨之前或者冒着毛毛细雨收回来。

笠笠就挂在门槛旁显眼的地方,经常用得着,出门十有八九是要带上笠笠。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笠笠戴在头上,笠笠下阴凉一片,舒服极了。俗话说:“夏天孩儿面,一天变三变。”那老天开明也没多久,便乌云密布,狂风暴雨。豆大的雨点砸在笠笠上,噼噼作响,但乡下人若无其事,继续埋着头干自己的活儿。如果是再背上个蓑衣或披张薄膜,那倾盆的大雨也算不了什么。尽情地在茂密的草丛中穿梭,割着一把又一把手丰美的草。在齐腰的禾苗中施肥,一只手拎着装满肥料的箩筐,一只手风速抓起,撒向田里,轻松自如。雨滴打在笠笠上,禾苗刮在薄膜上,没有下雨天的感觉,只有一双脚感觉到田里水的清凉。

对一个整日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乡下人来说,笠笠是多么重要。它就是乡间最常见的竹子编的。在乡下,房前屋后到处都有青翠的竹子,挺直修长,绿压压地护着村庄。一到了雨季,便提把柴刀在竹林里晃悠,仔细地打量着每一棵竹子,他们选来选去,选中几棵年老或被虫害的竹子。那老竹子竹皮泛黄,叶子焦枯。乡亲们砍下竹子,削成竹片竹篾。竹篾在手中飞舞,不消几个小时,几顶结实青青的笠笠便编成了。挂到门槛边,等着忙活儿的时候顺手带去,乡下人是多么喜欢这青青的笠笠呀!

那近运动歼灭战

□ 黄 灿(壮族)

1949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备受鼓舞的灵西(指当时广东省灵山县西部的那楼区,辖那楼、新江、百济等乡,1951年划归邕宁)游击队(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第二十一团第三营)于9月1日开始攻打那楼区、乡公所,久攻而不下,被迫撤退到属于那楼区管辖的百济乡屯茶村。那楼地方反动头目趁机纠集国民党南宁广西保安第四团、邕宁灵山两县自卫大队、八尺江江警1000多人到处肆意“清剿”。9月8日至10日,那楼乡“十家村”的9个村惨遭烧杀掠夺。最后的那近村(现南宁市邕宁区那楼镇那利村那近坡)将要遭受同样的厄运。在紧急关头,游击队秘密前往钦县的长滩,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部派兵驰援歼敌。司令部立即派出主力部队26团,经过两夜行军(日宿夜行),到达离那楼6公里的那利村。26团和游击队一起研究,决定不直接攻打那楼,而是“引蛇出洞”再歼灭之。

17日清早,驻那近村的游击队派出一个排和当地民兵到离那楼仅1公里的那王村,见敌人出来洗脸漱口,就打冷枪佯攻。此举可真奏效,被激怒的敌人杀出一个加强连,一路狂叫:“打下烟斗村(藐视那近村像烟斗那样小),再吃中饭!”就在游击队和当地民兵将敌人引进那近村的时候,26团从那利村兵分三路,挺进那近村,包围并攻击负隅顽抗的敌人。战斗进行一小时,激战30分钟,在那

近村西北面的磊冠岭(又名堆贯岭)全歼敌人一个加强连,共计毙敌53人、俘虏81人(含伤敌34人)。

这场由26团团团长陈生命命名的“那近运动歼灭战”既是灵西(灵山县西部地区)革命斗争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我第三支队在反“清剿”中初创山地运动战的一个重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首创全歼敌人一个加强连的运动歼灭战。”“那段历史真实记载了共产党人革命战争的艰辛与成就,对今后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战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月1日早14天,比南下解放大军“插入桂北”的11月5日早59天,比南宁解放的12月4日早78天。广西保安第四团一个加强连在那近村被全歼,那楼的反动头目亦作鸟兽散,在那楼待命的广西保安第四团另一个加强连仓皇逃回南宁,那楼一带随之胜利解放,南宁守敌因而闻风丧胆,十分害怕再与解放军打仗,此战对南宁的解放起到推动作用。

在那近运动歼灭战中,26团三营教导员项世秀、副连长黄璧光、战士戴顺才和参战民兵王如光荣牺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名垂青史。

注:作者近日参加了南宁市邕宁区党委在那楼镇召开的“那近运动歼灭战座谈会”,了解到此战役对南宁解放起到的推动作用,特将重要史料与读者分享。

随记(之二)

□ 石才以(壮族)

【寄语少年】

骏马不惧千里遥,
雄鹰展翅万丈高。
放眼神州少年志,
风华展现在今朝。

【舅父千古祭】

世态炎凉有始终,
人生顺逆各不同。
舅父一生多苦难,
晚年喜得满堂红。

【享太平】

阳春送暖草木青,
喜燕筑巢忙不停。
三月初三歌节到,
祈求八桂享太平。

【春分分谷种】

立春节气已收官,
欲暖还寒雨绵绵。
春分到来分谷种,
祈求天公赐丰年。